

亞洲電影 Asian Film

▼大島渚的《飼育》大篇幅改編原著小說



▼大島渚的《飼育》中阿治(前)自願當黑人兵的人質



▶大島渚離開松竹後第一部作品便是《飼育》

▼柬埔寨導演潘禮德亦改編《飼育》拍成電影



▼大島渚在《戰場上的快樂聖誕》中對捕虜者和被虜者的愛恨有更深入的探討



▲大江健三郎曾遭《飼育》的編劇田村孟說過他的壞話

▶潘禮德的《飼育》比原著更貼近大島渚

# 誰是獸誰是人

▼潘禮德的《飼育》把背景搬到赤柬奪權前的柬埔寨



▲潘禮德的《飼育》主力描述小孩Pang(圖)與黑人兵的關係

九四五年夏天，二戰來到尾聲，美軍向日本本土展開連串空襲。一艘戰艦於日本山區墜毀，黑府書記威逼利誘村民不要殺死黑人兵，將他囚禁直至上頭發落。村民和黑人兵言語不通，他們就像對待打獵生擒的野豬般把他囚禁。

村裡最有勢力的人是大地主鷹野，他風流成性，兒子去了打仗，做父親的竟和媳婦搞上。村內的佃農也非善男信女，你偷我，我偷你，或是一起偷地主的東西。戰爭為這條村帶來第三類人：從東京逃難戰火的難民，石井太太的丈夫上了戰場，她帶着一子一女來到村落，租住佃農的地方，她三餐不繼，自然成為鷹野施虐的對象。

鷹野期望能到好處，才願意將黑人兵囚禁，村民覺得黑人兵較為友善，將村內的種種衝突歸咎於他。只得孩子們對八郎，以及佃農塚田所照顧的親戚阿治，他身世成謎。有次八郎受不住村民的挑撥，拿起武器想將黑人兵殺死。黑人兵閃避時，不慎令石井太太的兒子跌死。石井太太傷痛欲絕，要求村民向黑人兵報仇。村民乘機將對鷹野的不滿爆發，逼得鷹野拿起獵槍想把黑人兵殺死。阿治來不及把黑人兵放走，自願做人盾給黑人兵挾持，能否阻止流血？還是引出村內更多骯髒事？

上述劇情，絕大部分都不在大江的原著中，換句話說，大島渚這個改編版本，大部分是他或編劇田村孟的創作。原著由第一身敘述，「我」是村內的小孩，故事的世界局限於

孩子的目光，和電影版有意呈現農村完整的階級關係大為不同。小說的名稱，意義在於黑人兵最初在「我」及其他村民眼中，與一頭野獸無異。但相處下來，黑人兵和孩子們能做到的某程度上的溝通，他們開始發覺黑人都是人。到黑人兵的生命受威脅時，他又變回當初的野獸。

城市導演初探農村階級

雖說大島渚改編原著，但這本身並不算大問題。大島渚在《飼育》前的四部作品都是他原創的構思，《飼育》不僅是改編，更是別人向他提議的題材。不知道大島渚是否因為經濟壓力，還是珍惜拍片機會而破例起用非原創題材，但他離開松竹時要賠款約費，跟小山明子組織了家庭，小山明子又和丈夫共同進退離開松竹是事實。田村孟發表劇本時，公開說了大江健三郎的壞話，影片公映時，大江沒有去看，後來有沒有補看則不得而知。拍攝時大島渚承受極大壓力，做後期時，他在旅館敲門待應，在警署囚室過了一晚，上了報紙。無論有壓力與否，大島渚向來都很火爆，拍攝時經常罵人。

原來大島渚拍《飼育》之前，新藤兼人已經將原著改編成劇本，但被大島渚捷足先登。值得一提，新藤是地主之子，只是父親太窮人作借貸擔保，丟了家財，而新藤長大後，仍覺得自己是鄉下人。大島渚則是城市人，《飼育》是他第一次拍農村的題材，往後同樣以農村作背景的還有《天草四郎時貞》、《白晝之魔》、《儀式》及《愛之亡靈》。電影版《飼育》描寫得較少，有關捕虜者及被虜者之間的愛恨交纏，在後來的《戰場上的快樂聖誕》有更深入的探討。

地主階級及貧農的互動，會在《白晝之魔》演化成兩男兩女的四角戀，而在《儀式》櫻田一臣的原形，鷹野或櫻田一臣的淫威，反映大島渚作品常見的反父權。有趣的是，正如城市人的他，可以對農村的階級關係有這麼強的控訴，大島渚卻是生於單親家庭，他六歲喪父。電影版《飼育》的阿治是最接近原著「我」的角色，他在劇本被設定成小學六年生，一九四五年大島渚差不多是那個年紀，而架着眼鏡的阿治，造型也很像因為太愛看書、小年紀便有近視的大島渚。



▲大島渚另一部名作《儀式》的時代背景跟《飼育》可以對接

## 仇恨意識染污童真

《飼育》尚有一個電影版本，是法籍柬埔寨裔導演潘禮德於二〇一一年完成的作品。潘禮德將故事移植到一九七二年東埔寨，當時赤柬還未奪權，活躍於農村地區。期間美軍以燃燒彈轟炸柬埔寨，是美軍的越戰策略一部分，主角Pang的村莊是空襲目標之一。黑人兵被虜後，赤柬將他交給Pang及其他孩子看守。Pang和祖母相依為命，他的父母都在金邊，站在共和國政府一邊，與赤柬勢不兩立。有此「背景」，Pang被視為叛徒及壞分子，即使他掛念母親，但也想藉看守黑人兵的機會，向赤柬顯示忠誠。

潘禮德版本將孩子Pang和黑人兵的關係放到主線，比大島渚版本貼近原著得多，但正如大島渚想藉《飼育》說自己想說的故事，潘禮德透過移植，亦帶出原著所無，但自己想帶出的題材。美國空襲柬埔寨的設定，將時代鎖在赤柬尚未奪權的年份，並不表示潘禮德無法探索赤柬的血腥屠殺，反而能說出赤柬並不是一個由農民擁戴，所以有權代表人民控制國家的組織，反之這部片的農民只是被迫歡迎他們。赤柬的絕對共產一早和農民的自保本能起了矛盾，赤柬亦容不下半點異心，殺人絕不手軟，血腥一面在末奪權時，就昭然若揭。

但最悲慘的還是對人性的摧殘，Pang被赤柬灌輸壞思想，擁抱暴力及仇恨，放棄道德及人倫。黑人兵和兒童玩耍，幫他修理收音機時暗中收起三角鐵，半夜解開加鎖逃走。Pang和其他兒童追捕，黑人兵挾持其中一人，Pang也不想便向人質開槍。這些都不是原著內容，影片到最後，Pang跟隨赤柬帶同黑人兵離開村莊，可以預見，去到赤柬奪權後，Pang大可能成為屠殺工具。談文學改編，忠實程度雖然是不可少的討論範圍，但不應是唯一的標準。忠實可以，不忠實也可以，原著能成為改編者的跳板，也是功德無量。

## 《奪命西》出賤招《竊聽》起風雲

上周兩部荷里活大片開畫，靚佬湯和安祖蓮娜祖莉的《異空戰士》和《黑魔后：沉睡魔咒》風頭十足，令原定上上周開畫的《奪命西》和《竊聽風雲3》也要延至今周才正式上映。前者是《賤熊30》(Ted)一片走紅的薛夫麥費蘭(Seth McFarlane)自編自導自演的搞笑喜劇，今次走到西部牛仔時代，大玩特玩，當然賤招不可缺。

其實早前已有一部大玩賤招的美國喜劇《賤鄰50》(Neighbors)，由編劇出身的Nicholas Stoller導演，以執導當年的喜劇演員Jason Segel自編自演的《Forgetting Sarah Marshall》打響名堂，及後自編自導三部喜劇，又為兩部「布公仔」(The Muppets)電影擔任編劇，今年憑《賤鄰50》，以一千八百萬美元的製作費，美國票房狂收近一億三千萬美元，大放異彩。此片在香港雖然沒有如美國般受歡迎，也有五百五十二萬港元的票房。看來香港觀眾對這類美式賤招喜劇並非一定受落。薛夫麥費蘭前年的《賤熊30》在港收近三千萬港元，頗受歡迎，因此《奪命西》對好些觀眾來說，相當期待，且看其成績能否超越《賤熊30》；雖然《奪命西》上周在美國開畫，票房收一千八百四十二萬美元，不算理想。

「竊聽」兩人組導演麥兆輝和莊文強推出的《竊聽風雲3》，繼續起用劉青雲、古天樂和吳彥祖，加上方中信和林嘉華，以及新加入的周迅和林家棟，陣容鼎盛，影片在內地率先於上上周開畫，登上周末榜第二位，收一億四千八百六十六萬人民幣，算是近期香港導演作品中，成績最好的一部，不知此勢頭能否在香港再放光芒。

此外，日本電影《廣告祭！唔制！》也於今周上畫，此片由永井聰導演，妻夫木聰、北川景子、玉山鐵二、鈴木京香、豐川悅司和竹中直人主演，卡士十足。此片早於年初已在日本上畫，收四億八千八百萬日圓，約三千六百八十八萬港元，成績不算理想，看看香港觀眾會否對影片另眼相看。



▲薛夫麥費蘭(左)繼《賤熊30》後再玩賤招的《奪命西》

## 印度版《狂舞派》襲港

還有兩部另類小眾電影，印度校園青春喜劇《小失戀·大漫遊》(Queen)，是新銳導演Vikas Bahl的作品，是一部頗為小本製作的電影，導演表示拍攝團隊只有二十五人，有點像黃修平的《狂舞派》，這也許是給發行商看中的原因。而法國電影《雷奈亞的繆斯》(Renoir)以印象派畫家和電影大師兒子，兩位雷奈亞為題材，故事以父親皮亞晚年和年輕兒子尚，同時戀上美麗女子安黛的一段韻事。故事來自皮亞的曾孫，亦是法國導演的Jacques Renoir。影片導演治爾布都(Gilles Bourdos)找來法國殿堂級男演員米雪爾布傑(Michel Bouquet)飾演大畫家皮亞雷奈亞，而最為人關心的美人安黛由法國新生代女星Christa Theret飾演。

## 言論易說真相難求

大概不到十年前，美國《時代周刊》記者在港訪問了三名電影人，筆者是其中之一。訪問內容是香港電影人在開放的中國內地電影市場扮演的角色。

那兩位電影人的看法頗為接近，他們認為香港電影人融資能力強，海外發行方面有經驗，應該不受內地市場開放影響，筆者卻不以為然。電影融資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內容，有好的劇本不怕沒有資金。剛結束的第六十七屆康城影展，就有一部電影在沒有簽約的導演和演員，單憑劇本已預售了近二千萬美元(該片為《Inversion》)。尤其在一個增長最快的市場，那時候其實已看基本上是「錢不缺」。

至於海外發行的經驗，不是不重要，而是對比起正在上升的內地市場來說，其收入可謂微不足道。由《臥虎藏龍》到現在，只有《無間道》和《葉問》比較矚目。而且，只要有製作出色的電影，根本不愁沒有發行公司青睞。最近華誼就把海外發行權簽了給一外國公司。香港人的海外發行優勢可說似有還無。

筆者當時對記者說這兩項所謂優勢不可待，反而應該研究如何跟內地電影人融合和拍什麼內地市場歡迎的片種。但由於筆者的言論與其他兩人大大相庭庭，組成不了一個完整「故事」，記者就把筆者的意見剪去，寫成文章公諸於世。

多年後的今天，那兩位電影人當然已臣服於筆者的「預言」和現實。一位當導演的在內地拍中國題材的電影，非常成功。在一些外國傳媒訪問中，這導演和筆者的意見就如同出一轍，應是「得成正果」。另一位朋友果然「發行能力強」，受僱於內地公司，負責發行。但他對外發表的言論似不接「地氣」。不過，現時內地市場形勢很清楚，不接「地氣」的言論漸不受重視，因為事實勝於雄辯。

所以有時看報章或雜誌的訪問不一定可以看到真相。首先是因為記者行業知識未必足夠，其次是受訪者可能有偏見或因某種自身理由不肯說出事實。就如那位電影人，市場已告訴了他優勢在何，仍要堅持己見，被市場唾棄只是時間問題。由此推論，依報章批評而投資股票的確是非常危險的事。

文：田力